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已在中華郵政掛號認為新聞紙類寄送之報紙

晶報

元旦增刊

社址上海望平街
電話北一六七五

上海五洲大藥房

海波藥　自來血　樹皮丸

每瓶二元　大瓶二元中瓶一元

上等社會中人人歡迎

每罐內均有獎券　持存百張可換金手表一隻　五十張換金手鐲一條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商業專門英文夜校　男女兼收　招生

求是商業英文夜學校　校長陶雪生啟

君旅游上海便宜安穩手

大行臺旅社　改良新機　減價會

上海華利行　名牌　電泡

光亮顯著　精美耐用

眼鏡　精益眼鏡公司

患氣痛者注意

每瓶洋三角　打洋三元

廣福堂藥房

性品

烟絲精選香味馥郁故吸烟者多吸大前門牌

英美烟公司

無敵牌牙粉之新年贈品

杭州萬隆火腿　各令特設分號

愛美者鑒

每瓶洋三角半

牙齒潔白　不但美觀　且益衛生　此香雅牙粉

本報所刊各稿皆有版權禁止轉載翻印譯

東拉西扯之元旦

（丹翁）

戰國策上說過、統元元、子萬民、孟子又說過、旦旦而伐之、從前過年、只要一個元旦、就得了、如今過年、就得要說元元旦旦、因爲過一個年、有兩個元旦、倒是口吃的人說得對了、外國話、要分個男性女性、這元元旦旦四個字、却是兩個男性、兩個女性、上頭兩個字是男性、下面兩個字是女性、爲什麼呢、陽歷元旦在前、陰歷元旦在後、自然在前的兩個字、算男性、在後的算女性了、舊不能敵新、是個公例、後頭元旦兩個字、也當然不敵前頭元旦兩個字的、雖然現在是男女講平權的時候、這個元字、確只能作男子的頭解、不能作女子頭解、書經上說、『元首明哉』、男子札成個和尚頭、便合了『明哉』的話頭兒、女子把頭髮剪了、終歸不像樣兒、所以元字、只能作男子的頭解、況且民國十年以來、做元首的都是男子、孫文的夫人就吃虧了、詩經上說、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女子只留心個雞、「男子就從雞生下日來」、便是我們上海震旦復旦、只有男學生、並沒有女學生來同校、可見這個旦字、也純然是陽性了、就拿元寶的個元字說、陰性的元寶、只有大小月底在街上叫着賣、有甚麼用處呢、陽性的元寶、的刮刮是規元、那一個不歡迎他呢、唱青衣和花衫子、都叫做旦、髦兒戲裏也未嘗沒有好脚色、可是看看我們上海的評劇家、你捧白牡丹、他捧綠牡丹、我又捧金景萍、捧來捧去、都是男性的旦、明白這個道理、就曉得陰歷的元旦、不如陽歷的元旦了、

民國十一年上海之預言

（妙英）

□本年必又要添設許多銀行、交易所必改爲銀行、信託公司也改爲銀行、各業中、將必一業設一銀行、如典業銀行、田業銀行、紗業銀行、絲業銀行之類、將來銀行就比交易所差不多、

□本年上半年、交易所尙有餘波、一定還有許多人要逃走、許多人要吃官司、許多人要尋短見、

□本年外國律師的生意一定好、大家都想請一個外國律師保護保護、可以到了尷尬時候、躲在家裏不出門、由外國律師代表、

□本年汽車撞死人、一定比較往年多、因爲上海汽車一年多一年、撞死的人、也一年多一年、汽車底下的新鬼、一定是民國十一年的出產品、

□本年的鹹肉莊、一定比往年爲多、生活程度一年高一年、自然而然的多起來了、况且還有抽籤抽去的妓女、沒有善後之法、只好走到這一條路上去、

□本年的花柳病醫生、生意一定大發達、因爲上條的關係、和青年無敎育、道德日墮落、六百零六、九百十四等藥品、必暢銷於上海各藥房、可以預定、

□本年鴉片烟之銷路、必盛於往年、燕子窠可以到處皆是、大土小土、雲土川土、紅土烏土、有人斯有財、有財斯有土、

□本年離婚案子、必較往年爲多、可合則合、不可合則離、現在青年男女、大家都能諒解了、

□本年垃圾橋邊的小癟三、必較往年爲多、失於敎養、流爲乞丐、也是當然之事、

或問你以上所說、都是民國十一年的多的、還有少的呢、答道、有、有、就是好人……少、

新年雜語

（腥蝬）

數年前、北方某詩社、徵求陽歷新年竹枝詞、應徵之作、佳者殊尠、然亦間有可誦者、就余省憶所及、雜錄數首、以資談助、其一曰、實行陽歷過新年。警察紛紛按戶傳。柏葉桃符都不用。國旗祇要掛三天。其二曰、多少繁文書掃空。禮儀不與舊時同。共和世界都平等。相見惟須一鞠躬。其三云、五色旗兒兩面開。迎門賀歲道生財。消寒圖上從頭數。冬至纔來年也來。其四云、貧士新年喜滿懷。商家宿負未相催。屠蘇佳釀安心飲。債主還須一月來。皆就眼前情景、隨意指點爲之、所謂老嫗都解者也、其他斷句、如曰、歲除共道無明月。今夜何月欲圓。（按是歲陽歷元旦在舊歷冬月中旬）曰、民間那識陰陽歷。都說官家過小年。曰、官商近日多從簡。恭賀新禧裁報端。亦皆淺顯、而有韻致、

民國成立以後、滿淸腐敗官吏、失意者多、其對於共和也、亦不遺餘力、今雖奔走四出、溷入宦海者、已大有其人、然統其全部以計之、則置散投閒者、猶居多數也、有人於陽歷元旦、賦詩解嘲、茲錄其數首云、冠服輝煌記昔年。蟒袍貂帽去朝天。而今學得洋人樣。翎頂朝珠不值錢。昔年今日說南京。民國居然竟一新。我輩算來眞晦氣。未曾革職變平民。曾受皇家恩澤重。死心踏地做奴才。無端浪說非專制。敎我椿椿弄不來。老爺太太好稱呼。弄得平空一旦無。聽到先生同奶奶。敎人爭不氣鋪鋪。等他除夕月光明。舊說還錢定不行。笑話竟成眞事了。歲除免魄半規生。新歷無端學外洋。舊年還在更荒唐。若教兩壽仍收禮。生日年年改得忙。讀之可爲噴飯、陽歷新年、官場一致慶賀、而民間則仍守舊歷、視新歷新年若無睹也、北京官界、以元旦詣公府覲賀、人皆衣燕尾服、而街市間往來平民、則強半垂大辮如故、有善謔者曰、中國今日、即非南北對峙、亦應分爲兩國、一爲燕尾官國。一爲豚尾民國也。人謂共和是大同。實則共和是大不同。聞者爲之絕倒、

兒時聞童謠云、年來了。是冤家。兒要帽子女要花。媳婦（北人謂其妻曰媳婦）要鞦子（婦女之鞋也）走人家。奶奶（呼母之詞）要糯米打粢粑。每騎竹馬歌之、大好謳果子吃、今則偶一複誦、幾至不寒而栗、蓋實甘苦共喻之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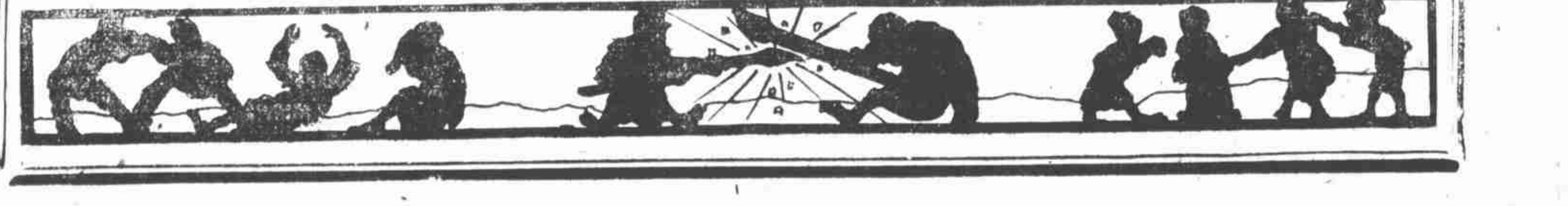
外國的梅蘭芳

（蕙心自美國Wisconsin寄）

吾國票習、無論何事、輒借外人爲標榜、故洋人之月旦、榮辱係焉、近人稱美國影戲女伶寶蓮、爲外國之梅蘭芳、異哉、小梅之青衣、唱作固不待言、何至乃與一啞吧女伶相提並論哉、論寶蓮之色、在新大陸求之、幾如車載斗量、論藝無作工之可言、言其所編劇本、千篇一律、不脫愛情窠臼、意味毫無、論武工則黃毛鵪鶉『其技不過爾爾、我國江湖曾解女兒（優於寶蓮者、何止倍蓰、近人喜舶來品、雖恭維一女伶、亦必將本國優伶、加意挑剔、可笑甚矣、小梅唱做兼點固多、然若春香鬧學等戲、攝爲電影、以論身段作派、及神情形相、固皆較寶蓮爲入目也、

歌場記事

日昨就山東浙江兩振災會之邀、演劇三夕、首夕見聞、已記於本報、次夕不佞患咳甚劇、歌小宴幾不成聲、而笛鼓偏坐右隅、笛聲復低、聆之幾不辨高下、苦窘甚矣、小宴中、飾高力士者爲程增壽、年已七十有三、與王芳同歲、而精神遜王遠矣、金阿慶年七十一、飾楊國忠、程金咸官班老翟也、末夕、金碧艷演千金一笑、劇本雖非盡美、而歌者佳絕、扮相視前尤妙麗、無怪滿場稱譽也、不佞因咳而喉澀益甚、覥不得終劇、幸夏月潤授方、先一夕臨臥、飲玉蝴蝶汁一盃、臨歌差免竭蹶、然終不能如常暢適耳、阿慶配程徒、雖非當行、尙能從容畢事、老手自是不凡、不佞得其相輔、益覺欣快焉、



恭賀新禧

晶報館全體同人拜手

狗

（涵秋）

主人蓄若狗、居常不敢越雷池一步、見其嘷人、皆遠避之、咸目爲神獒、主人亦以之自負焉、一日天陰月黑、路燈慘澹無光、有兩三短衣人狙伏牆隅、似有所待、一短而悍者、其魁傑也、忽狠顧鷄視而言曰、來乎、一長而黠者答曰、未、短悍者頗驚訝狀、遂出短銃破扉而入、直達內室、適主人酣睡未醒、長黠者搣之醒、向之貸銀、主人戰慄無人色、云吾囊實無一錢、短悍者已翻箱倒篋、主人起格之以手、長黠者亦露銃以叱之曰、若毋動、動則飲爾血矣、主人植立如木偶、乃聽其悉捲所有、以付其黨而去、撮唇一呼、其黨頓散、短悍者致聲孟浪、已不知其所之矣、主人懊喪萬狀、囑其僕曰、狗何之、不聞其嘷人、恐亦飲彈而死矣、爲之黯然神傷、復攜燭偏覓狗屍、卒不得、心深驚訝、迨至後園、見所謂二五神獒者、方爭食不已、主人嘆曰、狗才狗才、蓄汝者原以禦外侮、而汝只知內鬨、此其所以爲狗才也、涵秋氏曰、平日受主人之豢養、臨難各顧其身家、甚不肖者、甚且仇視其主人、而反噬焉、律以主人之獒、殆不若矣、今日環視主人之旁、若短而悍者、長而黠者、莫不耽耽眈眈、其欲逐逐、彼守食之犬、不知亦有動於中乎、吾爲此懼、

沒有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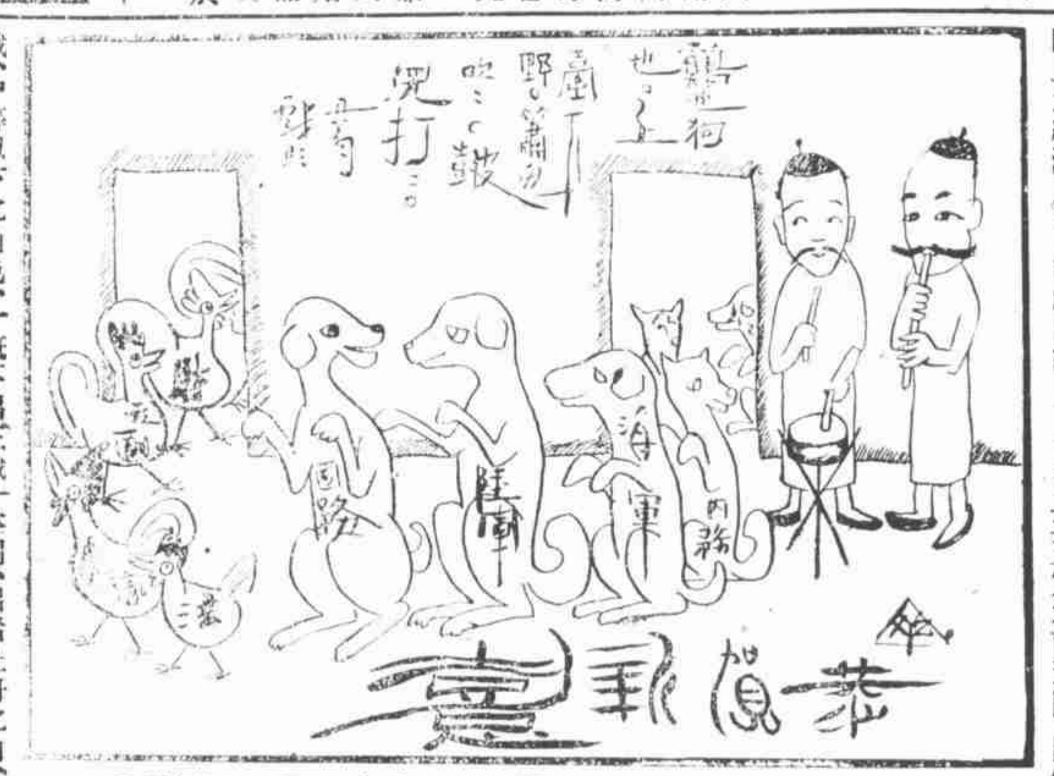
□未來派劇本□

（馬二先生）

（佈景）冷悄悄的一座劇台、

（登場人物）冷清清很沉靜的空氣、

幕開約一分半鐘、沒有什麼、那幕便漸漸的閉下了、（完）



未來大劇場之計畫

（小隱）

聞有人集資本金八十萬、將在滬埠、建一空前之大劇場、一切規模、悉仿歐美、場外建有花園食堂、爲觀客憩息、及用茶點之所、場內茶壺手巾、以及叫賣食物之陋習、一概革除、座位列有號碼、買得何號、即坐何處、不須案目、不須定座、爲圖看戲人時間上之經濟、每日演戲四齣、皆屬好戲、中等以下之角色、一概不唱正戲、中間休息數刻、俾看客得以活動、所有北京名角、輪流南下、每三月掉換一次、規模宏大、組織完善、將來開幕、營業發達、蓋可預卜、惟皮黃近已式微、所謂名角者、不過楊梅余諸人而已、劇場雖進步、而演員則大退化、吾甯願在廿年前入北京至不良之舊式戲園、以聆空前絕後之佳劇、殊不願在此改良時代、入宏廣之劇場、以聆不古不今、似是而非之皮黃也、噫、

王荀之南天門

（小隱）

王又宸之南天門、聞係王瑤卿所說、故大體尙似不差、惟喉音浮泛無味、雖有好腔、亦似索然也、其間唱句、覩處頗有、尊一聲小姑娘細聽我言一段兩句、假過等二六板、減去大雪寒天句、信口數落、頗似大鼓書韻味、其俗乃至不堪入耳、王母娘娘蓮台打坐句、亦未合窰屈膝、其餘身段、亦概從簡略也、白牡丹此戲、聞爲其琴師單某所說、初次登台、便無瑕疵、而善於運喉、一樣腔調、出諸牡丹之口、便覺格外受聽也、

鐵簫閒話

（疑始自北京寄）

借對之風、肇於粵人、近年文人弄狡獪、頗有喜效之者、工妙之作、時有所聞、如冬春賞拜陵風石、川冬榮妙山雞絲、幾於無人不知、視昔日所傳峯石書隱黃子久、瞻屛花插紫丁香、不但工力悉敵、且覺更饒風趣、頃見㾊靡羅識荼隨筆記數聯、亦有絕佳者、如法國荷蘭比利時、對公門桃李爭榮日、如狂士如琴張牧皮、對將軍下筆開生面、如以上丁爲釋菜期、對而今未問和羹事、匠心獨運、可謂匪夷所思、

不佞前迎小老頭兒一語不易對、近有匪石、力懸、兩對、以京師成語、尙不勉強、匪石對圓方臉子、力懸對蒼白鬍子、又有對半大個子者、頭如作牛一頭馬兩頭解、則個子亦未嘗不可對頭兒矣、

世傳紀曉嵐不善作書、然京師前門外十間房、斜對鐵老鸛廟南口、有著名香舖慶誠軒、市招慶誠軒老香舖六字及直榜所刻字、龍跳虎臥、人多疑鈎集右軍書刻之、殆爲京師各市招之冠、詢肆主、知爲紀曉嵐所書、則世俗傳言、眞不可信也、

李鐵拐斜街有燭舖曰萬寶全、門刻兩聯、首嵌萬寶全記四字、次聯已忘却、記其首聯云、萬盎數也進以漸、寶藏興焉取諸豐、（京師燭舖向例兼營錢業）京師店肆門聯類皆惡俗不堪、此用經語、獨極典雅、（豐瀧皆卦名）又十間房煤肆門聯云、亘古山林留封燒、萬家燈火賴薪傳、亦非俗筆、

致丹翁

丹翁先生閣下、翔生喜弄、適在故宇簏中、拾得人家求婚書七通、與家兄雪生觀之、以爲佳話、不意執事從家兄處索去、逕載報端、且加以某女士、卻非是學校之教員、近聞某某好事之徒、假公濟私、毛遂自薦、以代庖視之庖、大縉項莊之劍、可謂魑魅魍魎、自甘現形者矣、今恐世不察、特致函台端、解鈴繫鈴、其何以爲家兄地乎、（翔生敬白）

□正誤　蔣君稼君、素未謀面、前著玉筍詞人小史、係聞自羅仲泉君所云、羅君爲君稼畝戲、意謂其言或非虛搆、頃得張殼青君來函、謂所述略有不符、始知羅之所言、未盡可恃也、乃趙伯蘇於此亦發言論、在北京某報所見、語意平和、在上海商報所見、火高十丈、豈南北氣候不同、致伯蘇之聲吻、亦因地而易歟、書此以代正誤、（小隱）

□本社特告　本報三日照常出版、並不休刊、讀者注意、

三車夫（一）

（馬二先生）（自北京寄）

王敬唐、—是一個小官僚、—因爲得了巡閱使的一封荐信、在財政部裏得了一個簽事上行走的差使、每日到衙門中、却除了畫到之外、並無他事、倒也閒散自得、但他又太覺閒得無聊了、他的寓處在南城之根、離財政部甚遠、他每日雇一乘人力車、入城上衙門、路既長、又不平正、坐在車上顚簸着、委實不好受、他忽然想着一個消遣的方法、說『何不在路中與車夫談談呢、也可以考察考察北京的情況、』他主意已定、便從這一日實行、上了車之後、便和車夫談起來、

（王）『你是本城人嗎？』

（車夫甲）『我是本京人、—我在旗、』

（王）『你爲什麼不去吃糧、却拉車？』

（車夫甲）『吃糧？現在那裏還有糧給我們吃？』

（王）『你從前是幹什麼呢？』

（車夫甲）『咳！不用說啦、說起叫人難受！我們家從前在內務府當差使、有房子、有馬號有車、用着七八個底下人、五六個老媽、』

（王）『啊！你家既這樣闊、却爲什麼要拉車？』

（車夫甲）『咳！闊的時侯已經過去啦！革命以後、我們的闊運都跟着大清皇帝走啦！』

（王）『你那房子和車馬呢？』

（車夫甲）『早都賣啦！您想、我們一家大小七口人、倒有三桿鴉片煙槍、那房子和車馬、能供幾年的澆裹啊？』

（王）『你現在還抽烟嗎？』

（車夫甲）『不瞞您說、那裏抽得起？每天祇打兩針嗎啡、就算過了癮啦！』

（王）『你們一天拉車、能掙多少錢？』

（車夫甲）『那可說不定、十吊、八吊、也許、五吊六吊、也許、有一天、祇拉了兩吊多錢、連車租都不夠！』

（王）『那不糟了嗎、你吃什麼呢？』

（車夫甲）『咳！誰說不糟呢？您瞧、我身上現在還祇這一件破的薄棉襖呢、別的、早都吃在肚子裏啦、若是從先前的時候、大毛早穿上啦、這時候還說什麼呢！這一革命、可眞把我們旗人萃苦啦！』

（王）『現在不是還有內務府嗎？』

（車夫甲）『有、就是大內的排場、也還都照舊時一樣、並且民國的大總統和各省的大帥們、也常有進宮去覲見的、祇不過沒有錢了、再不能像從前那樣風光、養不了那麼多人啦！』

這車夫一邊跑着、一邊喘吁吁的、上氣不接下氣、斷斷續續的和坐車的人說話、看看已是到前門大街了、他又說、『我可不能和您說話了、留神碰了人、那可就麻煩啦！』

王老爺當然不便再和車夫說話了、到了衙門、照例畫到、然後和那一班同僚出城去上飯館、逛胡同、都不必細表、

本報所刊各稿皆有版權禁止轉載翻印譯